

博物馆研究员刘兴亮：让三峡题刻瑰宝“活在当下”

奋斗者正青春

一间斗室、三尺书桌，到处都是书和资料……8月的重庆骄阳似火，办公室内逼仄且有些许闷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研究员刘兴亮一如既往安静地伏案工作着。

刘兴亮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研究部副主任。出生甘肃张掖的他既有文博工作者的内敛，也透着西北汉子的质朴和豪爽。他于2012年进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就职，专注三峡题刻文化的研究。

初到重庆，刘兴亮接到的第一个课题项目便是对白鹤梁题刻进行研究。对于长期研究宋史的他来说，这是一个全新又陌生的领域，凭借西北汉子敢想敢做的冲劲儿，他一头扎进了题刻的研究中。

查阅资料时发现，一手资料很少，且缺乏学术支撑，有的还是文字嫁接。”长期学史

的刘兴亮认为，学术研究一定要有严谨的态度和一手的资料。此后，他便以白鹤梁为重心，多次赴长江沿线区域开展题刻拓制、测量和调查，力求取得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长江江津段对“莲花石”开展拓制的工作，是刘兴亮最难忘的一次实地考察。

“那块‘莲花石’地处江心，潮水起落频繁、石缝间渗水不断。”刘兴亮说，干燥的环境对拓片的收集至关重要，他们多次在退潮时抓紧擦干石面，但一个浪头就让所有努力付诸东流。

经过两天数十次的反复努力，刘兴亮和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对“莲花石”题刻的拓印。这次的经历是多年深入一线的一个缩影，十年来，他们收集、拓制整理了3000余段题刻拓片，足迹遍布三峡库区的巫山、万州、巫溪等14个区县，为完善三峡题刻知识谱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补充。

“做研究贵在‘勤’，既要勤于跑现场，也要勤于动笔头。”谈到自己的工作诀窍，刘兴亮说，只有“勤”才能在具体研究中见微知著，将零碎的思路整合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得益于十年如一日的勤与恒，刘兴亮取得颇丰的成果：在CSSCI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白鹤梁题刻整理与研究》《巴渝石刻文献两种合校》等5种学术著作；成为第二批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近年来刘兴亮除了对题刻的深入研究，也在探索对其进行“活化”。

“参与白鹤梁题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我发现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是申遗标准的重要一环。”刘兴亮说，越是严谨的学术成果，越是要“接地气”地普及和转化。

为实现题刻文化通俗化的呈现，刘兴亮与重庆工商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冯元章展开合作，制作以三峡题刻为主题的民俗故事绘本。

“有时一个故事的画风都要修改十几处。”冯元章说，刘兴亮对每个创作细节都有着严苛要求，力求精益求精。

《黄庭坚涪陵避污榜》《欧阳修的三峡足迹》《莲花诗刻镌贞情》……通过两人对学术研究的文艺再创作，一个个镌刻在岩石上的题刻，成为鲜活的民俗故事，跃然纸上。

“三峡题刻是长江流域的文化瑰宝，应让更多人认识了解，让它‘活在当下’。”刘兴亮表示，未来他将继续投身题刻的研究与“活化”，让以三峡题刻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更好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记者刘恩黎)新华社重庆电



▲罗家英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8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新华社香港8月28日电(记者陆敏)舞台上，用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机器人“罗家英”有模有样地表演着，身兼艺术策划和导演的粤剧名伶罗家英坐在台下，看着另一个“自己”，有一种奇幻的感觉。

“是我又不是我，似幻似真。”罗家英说。

创新粤剧《开心穿粤》近期正在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上演，讲述的是一位年轻音乐家在居家隔离期间发生的穿越故事。年轻音乐家住在古老祖屋的阁楼里，曾祖父在这里收藏了很多与粤剧相关的宝物。打开曲谱后，音乐家回到过去，欣赏到多场粤剧经典折子戏、古腔粤曲及牌子曲。剧中扮演曾祖父的是机器人“罗家英”。

“他们让我照着剧本表演一遍，手怎么动，表情怎么样，然后录音录像。”罗家英说。仿照他的面部表情、声线及形体动作，机器人公司用3D打印技术，按1:1比例制作成机器人，在人工智能程序操作下进行表演。

这是香港首次有机器人参与粤剧演出。前沿科技与古老艺术结合，传统戏曲的创新表达吸引了不少市民入场。罗家英的好搭档、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主管钟珍珍是这个创意的主要构思者，同为该剧导演的她告诉记者，开演以来场场爆满，不少都是年轻人。

高科技元素固然吸引人，但在罗家英心里，粤剧文化的传承永远是第一位的。

“传统跟创新的元素怎么融合，这很讲究。传承是主，科技是辅，不可喧宾夺主。”罗家英说，“观众进了剧场，要看的还是整部剧作的水准和台上演员唱念做打的真功夫。”

身处香港这样一个中外文化荟萃的城市，罗家英有机会观摩西方艺术门类的演出，并总在琢磨如何从中汲取养分。相比西方艺术，罗家英对于自己唱了大半辈子的传统粤剧，始终心怀骄傲。

罗家英曾参与拍摄过不少港产电影，留下许多经典的银幕形象。“我去拍电影，从来不忌讳说自己是‘唱戏的’。你们觉得我演得好，那是因为我‘唱戏’打下了好底子。”

罗家英的另一个全新实验，是将于今年11月演出的粤剧独角戏《修罗殿》。这部剧改编自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经典电影《罗生门》，罗家英担任编、导、演等，这是他粤剧生涯的第一个“独角戏”，在香港粤剧史上也是前所未有。

罗家英近年创作了时长三个半小时的足本粤剧《修罗殿》，很受观众欢迎。他想，电影有微电影，粤剧能不能做“微粤剧”？他决定二度创作，将足本粤剧《修罗殿》浓缩成“独角戏”，这意味着只要有一个演员就能演出全剧。从制作来看，“独角戏”成本低易复制；从观剧体验来看，“微粤剧”时间短节奏快，会吸引更多观众。

难得不言而喻。就算是“微粤剧”《修罗殿》，时长也有一个半小时。在剧中，罗家英一人要分饰女人、和尚、丈夫、贼人等6个角色，尝试青衣、武生等不同演绎方式，颇为考验演员的艺术功力，而换场时更需要投影、声光等舞台技术的帮助。

罗家英不怕难，他想的是通过自己的创新实验，为粤剧推广探索新路。

“我们中国有非常多优秀的传统艺术，如果不努力守护和传承，就会慢慢衰落。”罗家英自觉承担起这份责任，“发掘有潜质的年轻人，把我的本事教给他们；他们成长起来再教其他人，一代传一代。”

在西九戏曲中心，罗家英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为此默默耕耘。钟珍珍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每年举办小剧场戏曲节，展演各类创新和具实验性的戏曲作品，为艺术探索和交流提供平台。除了各种演出，还举办戏曲工作坊、文化讲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传统戏曲艺术的推广浇水培土。

“我们要把种子播种给孩子们，带他们看戏，教他们欣赏，种下爱好传统文化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罗家英说。拿《开心穿粤》来说，他们目前一周演出七场，其中三场是专门为孩子们演出的学生专场。

除了粤剧，罗家英还喜爱京剧、川剧等剧种，时常琢磨其中不同的门道；业余时间，他喜欢读史书、练书法。他说，传统文化能修养身心，浸淫其间自然会有一种古雅之气，“即便身着西装，也能穿出中式长衫的气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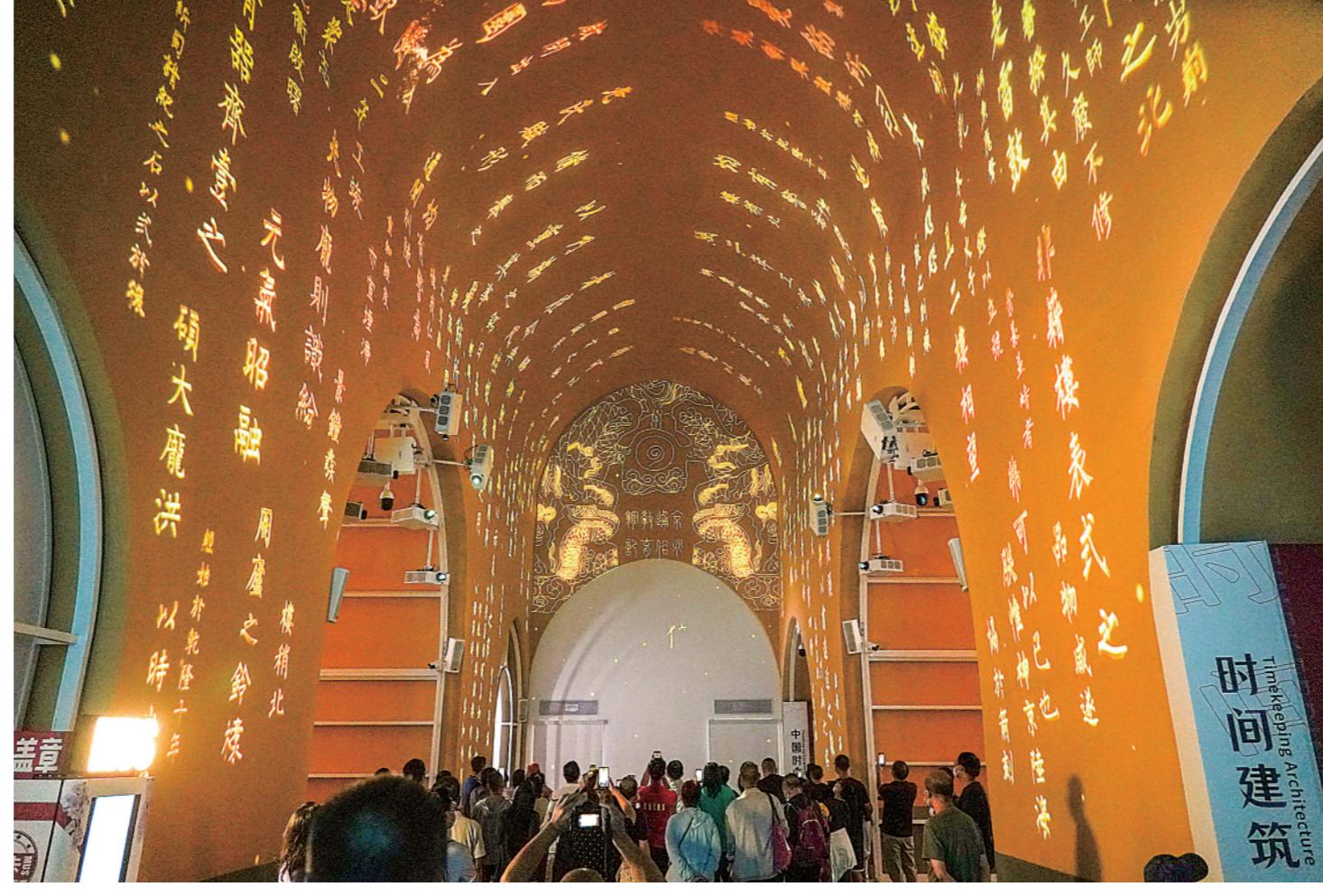
76岁的罗家英身板笔直，身手灵活，当着记者的面，一抬腿就把脚架到舞台前的栏杆上。他脑子里关于粤剧的想法更是层出不穷。他想把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成中国故事，甚至还计划把内地热播的电视剧改编成粤剧。

罗家英多次到内地参加粤剧文化交流活动，他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有机会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巡演，与粤剧大本营的同行们切磋和交流。

对于香港粤剧来说，罗家英不仅是位令人尊敬的老行尊，更是亲力亲为的领头羊。他似乎总在不停地思考、创作、前行。“对我来说，粤剧就是我，我就是粤剧，这辈子分不开。”罗家英说。

香港故事

在音乐中邂逅中国



北京鼓楼一层开放展览“时间的故事”

▲8月28日，观众在北京鼓楼一层观看沉浸光影秀。

北京鼓楼正在试运营的展览“时间的故事”通过沉浸式数字展、交互体验等方式阐释北京钟鼓楼的古代报时功能、建筑特点、周边地区民俗文化及其与北京中轴线的关系等内容。

新华社记者陈钟昊摄

荷兰百年非遗节日迎来“南京船”

新华社荷兰羊角村8月28日电(记者王湘江)为庆祝中国和荷兰建交50周年，中国南京市作为特邀城市参加了27日晚在荷兰西北部小镇羊角村举办的百年非遗节日“贡多拉之夜”，以“南京船”为载体，展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风采。

“贡多拉之夜”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穿着盛装的学童乘坐小船上学，标志着新学年的开始，后逐渐演变为夏季狂欢活动，现已成为延续百年的荷兰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于每年8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晚间举

办，盛装打扮的“贡多拉”船队沿运河游行，吸引众多观众。今年也是该活动首次邀请欧洲以外的城市参加。

27日晚，中国驻荷兰大使谈践与荷兰旅游局形象大使、羊角村村长盖比出席活动开幕式，亲手将经典的南京荷花灯交给两名羊角村孩童，并由孩子们划船至整装待发的“南京船”，将花灯悬挂在船头。

游行开始，两艘“南京船”在成人组“贡多拉”船队中领航出发，船上搭载着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彩，中荷艺术家在船上联袂进行民歌器乐表演，满满的中国元素带给观众惊喜，赢得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盖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当晚的“贡多拉之夜”非常成功，吸引了两万多名观众。她曾到访过多个中国城市，其中南京市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荷兰人了解中国，为荷中文化交流贡献更多力量。

古诗里读中国：墨西哥诗人帕斯的东方畅想

新华社墨西哥城电(记者朱雨博、吴昊)“渔夫的歌飘荡在静止的岸边，王维酬张少府，在其湖心的茅庵中，然而我却不愿在圣安赫尔或科约阿坎有个智者隐士的居所。”结束多年外交官和国外旅居生活后，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年—1998年)借用中国唐代诗人王维作品意象，写下了长诗《回归》。

帕斯曾将许多中国诗歌译成西班牙文，他在《双重火焰》一书中写道，古代诗歌是中国留给世界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

墨西哥汉学家弗洛拉·博顿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诗歌让帕斯靠近了中国，从读他人的中国诗歌译本，到自己手上翻译，他逐步读懂诗歌背后的时代背景与古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

1914年，帕斯出生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伊雷内奥·帕斯是记者与作家，其丰富的图书储备为帕斯走上文学道路打开了大门。帕斯因其文学成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从1951年开始，帕斯与东方文化正式相识，他作为外交官出使日本、印度等国。中国、印度、日本等国文学陪伴帕斯度过在遥远东方担任外交官的日子，同期他还翻译了大量东方文学作品。在帕斯笔下，庄子、杜甫、王维、苏轼等名家作品被译成西班牙文，飘向远隔重洋的美洲大陆读者。

1968年，帕斯因故辞去驻印度大使职务。他对唐诗《酬张少府》的作者王维当时的心境也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王维一定想不到，他的故事在千年后会引发一位异国诗人的共鸣，在《回归》里，帕斯借这个典故表达在相似境况下自己的处世哲学。

在一场关于东方文化的电视访谈中，帕斯谈及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认识，他念起自己翻译的王维五言绝句《鹿柴》，诗中幽静、空寂的境界令他着迷，更神往现实与超现实统一的禅修境界。

在选译集《翻译与消遣》中，帕斯专设“中国”一章收录了大量中国诗歌与散文。

对于20世纪的拉美读者来说，探索中国诗歌因为语言差异绝非易事，未系统学习过中文的帕斯同样如此。

“帕斯是这项事业的先驱者之一，当时几乎没有西语资料可供参考，他翻译时主要参照英语与法语译本。”博顿感慨，对这项事业的深入钻研与挖掘最终帮助帕斯克服了语言藩篱。

通过大量阅读，帕斯对中国诗歌的理解不断深化。仅《鹿柴》一首诗，他就在数年里翻译了三个版本。博顿说，这首诗是最能体现帕斯翻译方式的案例：从逐字翻译，到理解诗人藏在字里行间的意境，再到以语法与选词的转变把原诗中空寂境界体现出来。

“通过三次尝试，帕斯还原了诗歌内涵，如果王维本人能看到最终的译文，他或许也会感到满意吧。”在博顿看来，帕斯作为诗人的敏锐直觉与长期积累是他翻译过程中的最大依靠。

在翻译杜甫的《春望》时，帕斯在短短八行诗句后附上了近两页评论注释，描述安史之乱下唐朝国破家亡、战乱分离的景象，让杜甫的兴衰感慨与凄苦哀思突破语言差异限制传达给拉美读者。

1991年，帕斯作品的第一本中文译本在中国出版，随后《孤独的迷宫》等一系列作品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2015年，为纪念帕斯诞辰，上海地铁车厢内飘进了他的诗句，其代表作《太阳石》等被摘录印在车厢壁和抓手上：“一棵晶莹的垂柳，一棵水灵的黑杨，一股高高的喷泉随风飘荡，一株笔直的树木翩翩起舞，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前进、后退、迂回，总能到达要去的地方。”

几十年文学生涯里，帕斯用诗歌与散文译作拉近了墨西哥乃至拉美与中国的距离。要是看到自己曾文学遨游过的东方国度，如今有不少读者像他热爱中国文学般品读着他的作品，帕斯应感到欣慰！

“我们要把种子播种给孩子们，带他们看戏，教他们欣赏，种下爱好传统文化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罗家英说。拿《开心穿粤》来说，他们目前一周演出七场，其中三场是专门为孩子们演出的学生专场。

除了粤剧，罗家英还喜爱京剧、川剧等剧种，时常琢磨其中不同的门道；业余时间，他喜欢读史书、练书法。他说，传统文化能修养身心，浸淫其间自然会有一种古雅之气，“即便身着西装，也能穿出中式长衫的气度”。

76岁的罗家英身板笔直，身手灵活，当着记者的面，一抬腿就把脚架到舞台前的栏杆上。他脑子里关于粤剧的想法更是层出不穷。他想把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成中国故事，甚至还计划把内地热播的电视剧改编成粤剧。

罗家英多次到内地参加粤剧文化交流活动，他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有机会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巡演，与粤剧大本营的同行们切磋和交流。

对于香港粤剧来说，罗家英不仅是位令人尊敬的老行尊，更是亲力亲为的领头羊。他似乎总在不停地思考、创作、前行。“对我来说，粤剧就是我，我就是粤剧，这辈子分不开。”罗家英说。